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 词 语 的 锤 炼

倪 宝 元

甘肃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词语的锤炼  
倪 宝 元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116,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600  
书号：9096·29 定价：0.55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列举了五百多条锤炼词语的例句。作者通过这些例句，从各种词语在各个不同方面的运用上，分门别类地讲解了为什么要锤炼词语和怎样锤炼词语的道理、原则和方法，传授了有关锤炼词语的许多基本知识。例句大都出自经典作家，著名老作家、诗人，以及语言学专家和语言大师之手，有的取之于他们的手稿，有的取之于他们的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同时，也引用了一些古今中外名家对锤炼词语的论述。从这些例句、论述和作者的讲解中，我们既可学得有关锤炼词语的知识，又可学得名家们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他们不同的著作风格。作者在讲解中，做了大量的归纳、辨析工作，且又能提挈要领，予以通俗的阐释，既具体、生动，又精要、好懂。

## 编辑说明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是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的教学辅助读物，也可供中学语文教师和其他语文工作者参考。丛书包括现代汉语的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部分，内容力求深入浅出，普及现代汉语知识。

丛书由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负责组稿工作。语音部分由语音编辑组负责编审，绪论、文字、词汇部分由文字词汇编辑组负责编审；语法修辞部分由语法修辞编辑组负责编审；文字改革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协作出版。

编辑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强求观点完全一致，因此，丛书与《现代汉语》教材难免有不同的地方，请读者注意。

我们恳切希望作者和读者给我们大力支持，多提宝贵意见，使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

##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编审人员

|         |     |     |
|---------|-----|-----|
| 主 编     | 辛安亭 | 黄伯荣 |
| 语音编辑组   | 徐世荣 | 鲁允中 |
|         | 温 颖 |     |
| 文字词汇编辑组 | 邢福义 | 陈恩泉 |
|         | 袁復眉 | 邱久钦 |
| 语法修辞编辑组 | 文以战 | 谢晓安 |
|         | 张文涛 | 刘 伶 |
|         | 班兴彩 |     |

# 目 录

|                            |        |
|----------------------------|--------|
| <b>第一节 重视词语的锤炼</b> .....   | ( 1 )  |
| 一、锤炼词语是写好文章的重要一环 .....     | ( 1 )  |
| 二、马克思列宁重视词语的锤炼 .....       | ( 5 )  |
| 三、古代作家重视词语的锤炼 .....        | ( 7 )  |
| <b>第二节 词语锤炼的条件</b> .....   | ( 10 ) |
| 一、负责的精神 .....              | ( 10 ) |
| 二、丰富的词汇 .....              | ( 15 ) |
| 三、熟练的技巧 .....              | ( 17 ) |
| <b>第三节 词语锤炼的目的</b> .....   | ( 21 ) |
| 一、为了准确 .....               | ( 21 ) |
| 二、为了鲜明 .....               | ( 28 ) |
| 三、为了生动 .....               | ( 33 ) |
| 四、为了简练 .....               | ( 39 ) |
| <b>第四节 词语锤炼的原则</b> .....   | ( 45 ) |
| 一、切合题旨 .....               | ( 45 ) |
| 二、适合情境 .....               | ( 50 ) |
| <b>第五节 促进汉语词汇规范化</b> ..... | ( 60 ) |
| 一、方言词的问题 .....             | ( 61 ) |
| 二、文言词的问题 .....             | ( 65 ) |
| 三、外来词的问题 .....             | ( 68 ) |
| 四、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问题 .....        | ( 72 ) |
| <b>第六节 词的照应和配合</b> .....   | ( 80 ) |
| 一、同义相辅 .....               | ( 89 ) |

|                      |       |
|----------------------|-------|
| 二、反义相成               | (82)  |
| 三、同素相配               | (86)  |
| 四、同词相应               | (88)  |
| 五、音节相调               | (90)  |
| 六、同音相谐               | (94)  |
| 七、同韵相协               | (96)  |
| <b>第七节 词语的活用</b>     | (98)  |
| 一、一般词语活用             | (98)  |
| 二、成语活用               | (108) |
| <b>第八节 词语锤炼例析(上)</b> | (119) |
| 一、动词的锤炼              | (119) |
| 二、《倪焕之》动词锤炼一斑        | (128) |
| 三、名词的锤炼              | (133) |
| 四、《倪焕之》名词锤炼一斑        | (138) |
| <b>第九节 词语锤炼例析(下)</b> | (143) |
| 五、形容词的锤炼             | (143) |
| 六、代词的锤炼              | (148) |
| 七、量词的锤炼              | (160) |
| 八、副词的锤炼              | (163) |
| 九、连词和语气词的锤炼          | (167) |

## 第一节 重视词语的锤炼

### 一、锤炼词语是写好文章的重要一环

说话、写文章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能否表达得精确跟语言能否运用得精确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一篇文章就是一连串词语的运用，可见词语的锤炼是精确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一环。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sup>①</sup>《文心雕龙》所说的“字不妄”，就是用词妥帖、精确的意思。刘勰把这项功夫看作“立言”之“本”，是很有道理的。

茅盾也曾深有体会地说：“从事写作第一个条件当然是善于用字。思想、情绪、形象，都要靠恰当的字来表达和描写，用错了字，便会‘辞不达意’，乃至与本意相反。初学者往往心里有了东西写不出来，闭目一想，觉得头头是道，拿起笔来，却便枯涩阻滞，这也是大半由于‘词汇’不够。不但初学，即使是富有经验的作者，也常常碰到一字的难关，反复推敲，总觉得不惬意，及至忽然得之，原来亦甚平易，并不出奇，此时的愉快，与数学家骤解一难题，仿佛相似。这样看来，所谓‘炼字’这一层功夫实在永无止境，而

---

①刘勰《文心雕龙·章句》。

与一个作家的写作活动相始终的。”<sup>①</sup>茅盾把“善于用字”当作“从事写作第一个条件”，把“炼字”看作是跟每个作家的写作活动相始终的根本功夫。他所讲的“炼字”就是我们所讲的“锤炼词语”。他的经验之谈，完全令人信服。

我们讲究词语的锤炼，必须好好学习优秀作家精益求精的严肃精神，努力学习他们驾驭文字的本领，认真研究他们怎样锤炼词语。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工作我们应该做起来：

第一，要研究作家的具体作品中哪些词语选得好，为什么好。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中读到一些能准确、鲜明、生动、简练地表达思想感情的、非常动人的语句。这些语句之所以动人，往往是由于其中有一个词或几个词用得特别好。可以想见，这些词语是经过作者反复推敲的。我们就应该花点功夫研究这些词语为什么一经选用就会有这样强的表现力。当然，这种研究也会碰到很多困难，而且难免带点主观因素。同样一句话，甚至同样一个词，甲说很生动，乙说很平常，见仁见智，各有所见，有时甚至针锋相对，相持不下。比如，宋祁《木兰花》“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李渔认为这个“闹”字用得不恰当，“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之也。”<sup>②</sup>并且认为“闹”字极粗俗，不可入诗。王国维却认为这个“闹”字下得好，“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sup>③</sup>由于各人经

---

<sup>①</sup>茅盾《大题小解》，见《茅盾文集》第十卷，第132页。

<sup>②</sup>李渔《窥词管见》。

<sup>③</sup>王国维《人间词话》。

历不同，修养不同，爱好不同，角度不同，思想感情不同，欣赏习惯不同，等等，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会有不同，对词语的评价也会有不同。这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决不能因为有主观上的或客观上的这种那种困难而放松甚至放弃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要研究作家锤炼词语的过程。作家怎样修改文章、锤炼词语，过去诗话词话中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中“绿”字的锤炼过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就记载道：

“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春风又到江南岸”，四平八稳，无懈可击。但“到”不过是“到”而已，改用“绿”，意思要丰富得多。“绿”字包含着“到”的意思在内，而“到”却不能把“绿”所体现的丰富意思表达出来。“春风又到江南岸”和“春风又绿江南岸”，只差一个字，可是这个字却是关键所在。把“到”字换成“绿”字，犹如点铁成金，整个诗句面貌完全改观。作家重视词语的锤炼，正是由于他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锤炼词语是写好文章（当然也包括诗词）的重要一环。《容斋续笔》中有关“诗词改字”的记载对我们研究词语的锤炼很有用。有了这一类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循着作家逐字推敲的思路去探索作家怎样锤炼词语。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想起，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中曾经告诉我们，要写好文章，应该多看看“已有定评的

大作家”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鲁迅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极有益处的学习法”：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鲁迅所介绍的这个“极有益处的学习法”，是学习写文章的好方法，自然也是学习词语锤炼的好方法。

虽然作家的“未定稿本”很不容易见到（象上面提到的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的手稿一类的资料很难得到），但是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所作的修改（比如通过同一作品不同版本的对照）还是不难看到的。我们研究词语锤炼，就应该重视作家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认真研究哪些词语作了改动，为什么要这样改。

托尔斯泰曾说：“语言艺术家的技巧就在于寻找唯一需要的词的唯一需要的位置。”（《什么是艺术》）我们锤炼词语，目的就是要找出“唯一需要的词”，找出“唯一需要的位置”，并把这“唯一需要的词”安放在“唯一需要的位置”上——力求做到“一字不易”！

我们认识到锤炼词语是写好文章的重要一环，重视了这方面学习。

为了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为了学习作家们对词语的锤炼，我们曾经遵照鲁迅的指点，把鲁迅、郭沫若、

茅盾、老舍、叶圣陶等十几位作家的几十种作品用原稿和修改稿（有的是前后不同的版本）相比较的方法学习过。这种学习，使我们得益不少。

## 二、马克思列宁重视词语的锤炼

周恩来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同志们“不要企图一挥而就”，还说：“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看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sup>①</sup>周恩来同志的这番话引导我们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严肃认真对待写作的态度和一丝不苟锤炼词语的精神。

马克思“对他底写作从没感到满意过，修改了又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表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sup>②</sup>“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sup>③</sup>“马克思在语言和风格问题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他对于语言的简洁和正确是一丝不苟的。”“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sup>④</sup>上面提到的“修改了又修改”、“仔

---

①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拉法格《回忆马克思》，见《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③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④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细加工和认真琢磨”、“咬文嚼字”、“一丝不苟”、“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指的都是严肃认真对待语言、千方百计锤炼词语的范例。马克思写《资本论》，据说从计划到草稿都经过多年多次的修改，德文版出第二版时，马克思又作了一次修改。这种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精神，令人钦佩！

列宁也很重视词语的选择和运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写道：

“我想知道国内同志的意见，‘最近的要求’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清楚，不需要在括弧里加一句‘最低纲领’吗？在3项中我用了‘是’字，季明同志用的是‘成为’，显然，这里需要作文字上的修改。说到党的监督的地方，我以为我原来的说法：‘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比季明同志提出的‘保持’一词更好些。我们的任务不仅是‘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而且要经常，‘维护’它。”<sup>①</sup>

这一段话集中地论述了词语的选择和运用。你看，列宁是多么重视词语的锤炼啊！

列宁对一些文件草稿（草案）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一句，列宁批道：“雇佣‘劳动’？用工人两字不是更好吗？”<sup>②</sup>对另一个文件草案中的“这个社会的特点

---

<sup>①</sup>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八卷。

<sup>②</sup>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意见》，见《列宁全集》第六卷。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即最重要的和大部分的消费品的生产是……”一句，列宁批道：“为什么只是‘消费品’？生产资料呢？说‘产品’等等要好些。”<sup>①</sup>列宁的这些批语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原稿中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内容的词语，并提出修改的意见。列宁的这些批语都生动有力地说明，要精确地表达思想内容，必须重视词语的锤炼。

的确，马克思和列宁都很知道语言的分量，都严肃认真地运用语言，都很重视词语的锤炼。

### 三、古代作家重视词语的锤炼

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不可能一下就认识清楚，认识完全，对自己的诗文，多一次修改就是多一次认识；表达认识的语言文字，也不可能一下就选择恰当，多一次推敲，就是多一次选择。我国古代的作家也很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十分重视词语的锤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捶字”，司空图在《诗品》中提出的“洗炼”，杨百夔在《词品》中提出的“精炼”，都是为了使语言（诗词、文章）能准确、鲜明、生动、简练地表达思想感情。所谓“捶字坚而难移”，<sup>②</sup>“如矿出金”，<sup>③</sup>“如百炼钢”<sup>④</sup>也都是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意

---

①列宁《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见《列宁全集》第六卷。

②刘勰《文心雕龙·风骨》。

③司空图《诗品·洗炼》。

④杨百夔《词品·精炼》。

思。

古人作诗有“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一字未安，绕室终日”的咏叹，也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决心。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里自述其写作经历是：“一字一句，抉心呕成。”

这些词句都生动地表达了古代作家写诗作文必求精当，力臻完善的认真态度。

古代作家锤炼词语的故事很多，下面举几个例子，以见一斑。

唐代诗人贾岛骑着驴作诗，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第二句的“敲”字又想改用“推”字，犹豫不决，情不自禁地作“推”“敲”的手势。于无意中碰上了韩愈，向韩愈说明原委，韩愈想了一会儿说，用“敲”字好。<sup>①</sup>

唐代诗僧齐己作《早梅》诗，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之句，请朋友郑谷指正。郑谷说：“‘数枝’不足以点明‘早’，不如改为‘一枝’。”齐己接受郑谷的意见，并照着修改。后人称郑谷为“一字之师”。

唐代诗人杜甫《曲江对酒》诗，“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一联中“细逐”原作“欲共”，“落”原作“语”。可见“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月炼’之语”？<sup>②</sup>

北宋范仲淹为严子陵祠堂作记，其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写成之后，给李泰

---

<sup>①</sup>阮阅《诗话总龟》，第十一卷。

<sup>②</sup>魏庆之《诗人玉屑》，第八卷引《漫叟诗话》。

伯看。后来接受李泰伯的意见，经过推敲，把“先生之德”的“德”字改为“风”字。<sup>①</sup>

北宋苏东坡《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一诗，头一句“渊明求县令”的“求”原作“为”，“县令”原作“小邑”。另一句“胡椒株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作“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后来才改定的。可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sup>②</sup>

---

①洪迈《严先生祠堂记》，《容斋五笔》第五卷。

②何薳《春渚记闻》第七卷。

## 第二节 词语锤炼的条件

### 一、负责的精神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马克思、列宁对待写作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介绍了我国古代作家字斟句酌、千锤百炼的事例。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要讲词语锤炼，首先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在写作时就会仔细推敲，反复揣摩，非找到最精当的词语决不罢休；在写成之后就会认真修改，务求“字字玑珠，句句警策”。

修改是写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善于写作的人一定善于修改。有成就的作家总是一再推敲反复修改，力求一词之设，分量可掂，一句之得，增减非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此，我国古代作家如此，我们现代的、当代的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鲁迅曾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sup>①</sup>老舍也说：“我写文章总是改了又改，只要写出一句话不现成，不响亮，不象口头说的那样，我就换一句更明白、更俗的、务期接近人民口语中的话。……所以我写一句话要想半天。”<sup>②</sup>你看，

<sup>①</sup>《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94页。

<sup>②</sup>老舍《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见《出口成章》第67页。